

明

太祖皇帝

丁卯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眾數十餘萬屯金山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輿紀要山東臨邑縣之

西數侵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帥師二十萬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

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遼西後廢故城在今巴林西北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趨金山出彼

不意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之元將孛剌固舊作乃剌吾今改從倣此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既而勝至通州聞敵

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舊作果今改擒其子布剌奇勝出松亭關築大寧

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方輿紀要自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

洪武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詢法

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因送刑部而

後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母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事在二十六年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孛剌固還至松花江即松花江見前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孛剌固述

帝恩德納克楚心動遣其左丞劉特默齊舊作劉謀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公和

通舊作觀童今改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喻林深處一曰養馬莊一曰龍安

為納克楚出沒之所至明祖既

按伊國河舊作一先河今改

自通州道人覬
視復使從慶州
徑搗金山道里
迂迴機宜亦多
不合總緣明人
于塞外地理全
屬茫然但據傳
間彷彿以為措
置不自知其舛
謬可笑如此耳
焚錦衣刑具雖
亦一時善政且
復聲明其禁似
並能慮及方來
張其末季奸罔
藉以肆虐視前
加厲流毒無窮
不能悉除其臨
阱一舉而廓清
之僅知過其山
端如撲火不滅
後將益熾作法
于涼明祖不能
謐其咎矣
納降須處置得
宜使之樂業安
居永消反側明
祖之論誠策之

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天嘆曰天弗
使吾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酌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
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
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
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眾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
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巨百餘里勝之遣金山也臨江鎮陳鏞失道戰歿及叩道
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刺腹死切帝聞捷即馳諭勝留兵五千殿後為潰卒所逐繫馬路
崖頭間與遠東兵參住耕田而勝以常茂驚潰敵眾懼不測乃盡俘其眾內從大寧兵亦悉反歸時納
詔追討英金山侯以米第給鏞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爵剌固亦授千戶賜金帛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台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女婿也其在軍以不得任偏裨將意邑邑不樂勝每誚責之械繫至闕會有言
勝多匿良馬使閹者行酒于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茂亦訐奏勝諸
不法事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收其大將軍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
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州宋置元為萬戶府明仍為州上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為北平行都司

詔商稅無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
病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

善者勝乃停累
撤兵自取清卒
之挫辱山其中
情惟怯且與常
從不和欲以重
其罪耳即當申
軍律以誅之勝
實無所辭咎何
轉俟異日稻場
蜚語耶

蠻人驅象列戰
特藉以為恐嚇
屬眾之資使懦
者懼而卻避鮮
有不愛其蹂躪
者沐英部署將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尚在終為邊患乃即軍中拜王為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 人 武定侯郭英
弟興之 副之都督耿忠孫恪興之祖 為左右參將明初說無品級亦無定員多以勳戚 率師十五萬往征之
是冬元將托克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 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郡漳
泉興化 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氏 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元縣令
四府 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

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若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
亦不得傳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
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戌之始和選丁以三萬五千入築城蓋發州縣錢
無據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識矣余何和曰成達算者不恤近恐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備足不
戈鋌并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識者為吾劍踰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
城堅緻久而不圯民多賴以相
保咸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今雲南元江府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 之摩沙勒著名在此
地屬小江 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重復寇定邊明縣屬楚維府今併入 號三十萬英
險隘如峽 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
同知甯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劬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鬪左
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

士奮勵直前大呼而繼以砲弩先聲足以攝之象反走而賊且奪其所恃握刀馳突賊眾披靡遂以克捷可見臨敵決機將勇者勝乃一定之理即昆陽之虎豹股栗亦由光武威氣憑陵不盡借助風雷也

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麓川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在今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獲其子迪保努舊作地保奴

玉以大軍出大甯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遂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眾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鑿毋使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為前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眾特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

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迪保努及妃五至京帝命有司給策定康鎮既有言玉私元王妃事帝怒玉無禮切責玉妃聞而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賞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各盡四大王窮蹙詣晉王府降帝命從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為藩陽候後坐藍黨死

高麗李成桂因其王禍而立禍之子昌禍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禍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因禍逼使遜位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禍本辛朶子禍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疎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事在二十二年

五月甲戌朔日食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帝春秋寔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陞辭帝褒諭之賜賚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為監察御史縉為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

古稱井田善政
行于亂之後是
求治行于治之
時是求亂其說
誠不可易蓋自
阡陌既開貧富
本難一致若屬
在承平人安其
業而必為均田
限田之策紛紜
予奪重擾閭閻
其所害于民生
者滋大或當兵
變之餘汙萊偏
野版籍蕩然因
而徹田定制計
口授產一經制
而示維新庶乎
無弊然亦須審
其時勢而熟策
之非可冒昧從
事也如解縉均
田之請未嘗非
因明承亂後起

即上封事萬言暑日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太繁則民玩門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
也或謂夫起天宜或忍罪而忽赦臣聞陛下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實延于世始終勿替者
常非若夫起天宜或忍罪而忽赦臣聞陛下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實延于世始終勿替者
之地咸細察省冗官收非地道所為禁絕舊優工役婦女執非薄陸皆用俊良勿與土木之工勿貪四
則必加過近執臺憲謂不肅以此則名恩愈重為能事小人因多勞之勤勞御史糾彈皆不
進人曰不擇賢否授職不肅以此則名恩愈重為能事小人因多勞之勤勞御史糾彈皆不
符難曰立賢無不盡忱臣聞呂氏鄉約善惡鄉鄰必記令惡之輩朝捐刀鎗暮擁冠震左秉篋右綰組
治家睦鄰可封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善惡鄉鄰必記令惡之輩朝捐刀鎗暮擁冠震左秉篋右綰組
變至于睦鄰可封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善惡鄉鄰必記令惡之輩朝捐刀鎗暮擁冠震左秉篋右綰組
所過之津輕何奪民之利反如此密里也且多貧下之家極困而革稅之徵率皆臣大譴率先所勸將見又稅於
賦而稅之輕何奪民之利反如此密里也且多貧下之家極困而革稅之徵率皆臣大譴率先所勸將見又稅於
里胥已陷新至有九年之稅食倫為難者夫連生配于秦法辱聽之徒蕩無原則甚非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
倡以禮令內外百司揖楚屬官甚于奴隸是所使柔儒之條蕩無原則甚非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
非以勸風節也臣但知堂竭愚衷急于陳獻所書畧無次序惟陛下聖鑒非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
代郎中王國用革疏為李善長申雪又當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初都御史袁泰于是大臣皆惡之會復
詔近臣父皆得入觀進學後十年來用謂曰大器晚
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謂曰大器晚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

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本若麻蠻部元時內屬因置越州明改衛今裁故城在蠻叛命沐英傳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地諭降龍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擒

之徒遼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友德道過平壤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
崖壁堅壁死守不可勝數阿資通越州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
豈能盡滅我華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勸捕阿資窮蹙遂請降平壤明衛今改
縣屬越州今州亦屬曲靖初為衛
後設州
以卓敬字惟泰人為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見不知明立國
已將二紀民間
耕田納賦大局
粗定豈可復事
紛更況當時雖
罹戰事亦未必
比戶仇讎皆致
失其恒產若徒
向富厚者強取
以與人是不受
均田之益而怨
咨先起矣天下
甫平民氣未定
不定不思撫循
寧輯而反重拂
其心又將何以
維持邦本乎
小察時宜空談
經濟仍不免當
生迂濶之見耳

定服飾以辨等
威固為正論然
不過審慎嫌微
所繫猶小而當
日眾建諸王封
地太廣實非強
幹弱支之道遂

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必與同官進見

通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
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兒今改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既遁將依丞相耀珠舊作咬於和林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眾遂散獨與
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舊作闊闊帖木兒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
害并殺添保保努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琨特穆爾舊作坤帖木兒郭勒齊舊作鬼力赤令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弑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端端死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殺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

己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初洪武為宗人府設武為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其後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三月禁武臣預民事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合肥討之得忠伏誅

得忠誘九溪即九渡溪在湖南澧州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亦以九渡為名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
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定九溪故衛在安福縣西今俱廢

夏五月置秦寧朶顏福餘三衛

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元史蘇布特傳稱為兀良哈氏即現今喀喇所居在元時為大寧
路迤北境洪武初元遼王忠寧王朶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韃靼所鈔乃即其地置三衛曰秦寧今土
阿魯科爾沁等部喀喇沁部及熱河五廳為朶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

俾部長各領其眾互為聲援獨朶顏地險而強

秋九月丙寅朔日食

貽後世燕藩
通禍基卓
有所見
其大者
劉切力
陳而振
未務以
為建白
可謂味
于輕重
或以明
祖未從
其言為
惜即采
而行之
亦安能
弭患於
未形乎

冬十二月遼周王楠于雲南尋止之

楠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尋止勿徙使居京師至二十五年後勅歸藩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桐燕王棟帥師北伐

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征耀珠及肅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三衛士卒與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棟至伊都山名舊作元太尉肅爾布哈等降

棟出古北口偵知肅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肅爾布哈至

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肅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遁和通止之引見棟賜酒食慰諭遣還肅爾布

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棟兵自此益強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賚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生胡惟庸黨誅

梓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梓無子國除先是魯王檀薨植善詩歌好糾金石藥毒發而死帝命禮臣議喪禮曰父子天性誼法公議朕不得以

松恩廢公議時謚曰荒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

繁數曠官廢事莫此為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字仲亨為刑部尚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遭調著為令靖以戶部尚書改刑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嚼飲食嗜之不知止設

法防之犯益眾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刑書

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像屬驚異請徐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嘆曰晴此舉有四善
為不獻服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處息大獄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雖然至前
斥以為偽而碎之有過
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李善長股肱臣也知胡惟庸反謀隱而不舉即非甘心附和亦與躬蹈反逆同科明祖即已按治得實當明其獄詞以彰顯戮庶法紀昭而人知警乃當御史連章劾奏並未明正典刑時聞事陳願因占驗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寶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正刑章而簿錄多人悉生奸黨又豈能無殊連太過之失乎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長年七十七老不檢下當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銜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鞠之詞連善長于是御史文章劾善長生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榮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生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取善長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區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美不相換以求脫禍今善長紀祺托陸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思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受死或以應天象則尤不可怪天下聞之謂功臣之功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帝覽之亦不罪也

秋七月崇明海門注俱海溢

詔遣官賑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母以隸卒充選舉

九月庚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料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日食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陽武縣界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項城今屬陳州府太和宋泰和縣明

縣屬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州西與潁上縣之西正陽全入于淮而賈魯河道遂淤又由曹州鄆

城漫東平之安山注見前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杞陳州中牟等十一州縣詔發民

封子十人為王

帝第十六為慶王封寧權帝第十七寧王封大檀帝第十八岷王封岷州壽德帝第十九子

帝第二十四鄧王封安模帝第二十五伊王封洛陽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相宅故有是命秦王闕帝欲徙都有言帝怒

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

言以圖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

典碑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

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違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

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數易為哉乃擢堅僉都御史堅在

持大體尋卒于官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事

申壬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諡懿

帝御東角門召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名

孫以字行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殒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

武知子莫若父

神聖當擇賢而

官書局石印

明祖自當內斷於心彼時即定計建儲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他日骨肉之釁況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又深知長君為社稷之福復有何疑豫而向廷臣婉轉曲詢此蓋由明祖泥古好名致三吾頓生異議遂爾決意立孫一錯而不可復救且孫承嫡統其說不見禮經三吾所稱不知何所依據若大孫之名起于晉惠其後亦不克令終雖太甲嗣湯之事載于尚書亦以外丙仲壬之未堪繼嗣始為變焉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如齊武帝之

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太子初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帝命裁決庶務寬仁平敏于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者太

請帝乃感悟王亦更以恭慎聞

建昌衛今四川宣遠府指揮使伊魯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

伊魯特穆爾合德昌元路明為千戶所今日會川元路明改衛令為西昌縣為甯遠府治等諸番改建昌轉攻蘇州元置明

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遠蒙河又敗之伊魯特穆爾乃走柏興州州當府西北擒其將賊衆大潰伊魯特穆爾

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諡昭

英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

夷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平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

子春字景晟字景昂字景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遂其君瑤而自立

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立慮禍必將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

百年至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

號曰朝鮮

政詹事院為府

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是改院為府設詹事秩正三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

春坊各設大學士庶子及翰林中允贊善司經局設

沈馬其外又有司直司諫司記記應時設之不常置

竄寄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于遠方

從權恒給由至京明史百官志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帝台問民間疾苦從權

立營林遠道宗
之立天祚亦皆
弗克負荷浸至
淪胥前車可鑒
蓋三吾不過樂
太孫寬厚乃敢
偽託禮文以陰
撓大計實罪不
容誅而明祖不
知慎始慮終輕
于授受禍患自
貽實當斷不
斷之厲耳
傳稱寬則得眾
書云寬而有制
然後可行其寬
如建文寬則寬
矣安能有制哉
及至削諸藩似
乎有制矣而以
冒昧行之仍屬
無制則知其寬
亦不過柔懷無
能之寬而非有
制之寬也紀事
者于建文多過
譽然亦豈能救
其失國之咎哉

恒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
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為爾輩所壞矣遂命竄
之遠方且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八月給公侯歲祿

初帝賜勲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勲臣莊佃多倚威干禁
帝每召諸臣戒諭之至是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繼妃呂氏出既立為太孫帝命裁決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
頌德帝嘗大認有所謀進退朝廷未已太孫從容進曰如得其精衷於勿喜是或一適也帝意解通者
為先此人時丁瞻然顧視端詳必
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

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啟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陛下
臣民皆以為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
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泰始制璽不
旋踵而亡陛下奈何怒大璽而求小璽耶又言方今聖子口雖多而勞民者眾倉庫虛實而民窮者多
化博而亡陛下奈何怒大璽而求小璽耶又言方今聖子口雖多而勞民者眾倉庫虛實而民窮者多
治乎今國則領富兵則領強十二地則領廣人民則領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積糧糧征伐不休營造無極
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饑饉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璽十九年連坐官吏積年為民害者
二十三年方今大斂京民安立罪名不分咸否豈無善民偶入註課之中者昔漢時候假一李婦東海枯
早三年方今大斂京民安立罪名不分咸否豈無善民偶入註課之中者昔漢時候假一李婦東海枯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為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
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紀此者蓋謂明祖先見耳若

果有先見一立棟而諸禍自消

何必留一迂儒今輔庸孫而成

靖難誅夷之慘是大不然矣

小過本不至逮繫且既以屬吏

則罪有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

闕乞留遂為縱遣是黜陟之柄

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

祖于此且加以賞賚起擢不啻

導之作奸倘猾吏刁民窺見意

指交通惑聽流弊伊於胡底國

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

太子在東宮即有以藩王有不

觀此則可知建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德興人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建州民楊公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公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建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癸酉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寢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

問玉搆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王妃事前見

鐫其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立以玉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懷袂

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邪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璉告玉

謀反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臨淮人普定侯陳桓濠人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

謀反及吏部尚書詹徽字資善同之子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

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玉常過春安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過春女也以

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謹玉曰殿

下遇臣辱故敢布懼忱燕王聞而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近謂朕若何對曰諸公侯縱

恣無度不諱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忌功臣王來不數月而玉禍作

三月命晉王桐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賑饑毋俟報

早詔羣臣言事理獄囚

秋七月甲辰朔日食

九月以鄭濟浦江人為左庶子王懃浦江人為右庶子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直字子敬以浦江鄭氏對義門鄭氏見前帝曰朕素知鄭

儲建藩之可行
不可行矣然燕
王在洪武時未
嘗有不臣之跡
即或陰懷大志
其事必甚秘亦
豈藍玉所能窺
測其密告太子
之言惟見于永
樂實錄或出當
日史官附會否
則玉謀為是言
以煽亂亦未可
知總之明祖若
無建儲建藩之
事繁論又何由
而起哉

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初浦江王澄慕義門鄭氏家法命其子澄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詣闕濟懇遂並拜官鄭氏自具七世祖綱至濟兄弟累世同居幾三百年胡惟庸之獄有告鄭氏交

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百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戊甲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

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弗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帝諭工部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

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議旌表例

日照縣金置今縣屬山東沂州府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岱獄祠誓以母病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病

果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

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議旌表例議曰卧冰割股前古未聞皆由愚昧之徒務為詭異希求旌表割股

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遣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卧冰割股聽人子所為不在旌表之例

制曰可

冬十二月賜穎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

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友德與藍玉先後同

統兵俱有功及玉誅友德內懼王弼謂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故友德與弼皆死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越州蠻復叛西平侯沐春討平之

阿資屢降屢叛春與都督河福陽率師營越州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眾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詢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意擣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傅友德自山西召還至是亦賜死勝宮案
勝其下以碌碌碌之取有程給聲走馬其上以為樂已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于勝勝不予樊父遂告勝家居不法賜下悉逐兵器帝召勝賜之酒曰朕不問也勝是夕暴卒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

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具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為知州許世襲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當嗣會常茂以罪戍州貼堅妻黃以愛女予茂為小妻擅州事無何茂病死黃與宗壽相告許帝以遠人釋不問宗壽卒得嗣已而或構蜚語言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狀帝怒命宗壽捕茂并諭都督府檄宗壽詣闕宗壽懼遽延不敢出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奉議州字置明改衛今仍為州屬廣西鎮安府皆梗化乃以文為征南將軍指揮使韓觀字彥賓都督僉事宋晟字景陽為副發江西湖廣諸衛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文等師未至鐸還奏茂實前死宗壽亦伏罪請朝乃罷征龍州令文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信國公湯和卒諡襄武

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當時公侯諸宿將先後薨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

九月頒皇明祖訓

初帝命儒臣編祖訓錄其目十有三曰戒成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既成帝自為之序武六年

恭慎不泄所由以功名終和之律已實高出當時諸將上亦猶唐之李郭同建勳績而子儀獨全今名也明祖晚年於諸功臣

多存疑忌然如
胡蓋之獄乃法
所必誅餘雖各
有取禍之道然
往往林連不已
罪狀亦多未分
明烏盡弓藏較
之漢高尤為過
甚也

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諸司且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姦臣論母赦

子丙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先是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得北寇蹤跡恐有邊警帝乃命燕王棣揀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
覘敵所在掩擊之既而棣至察察爾山舊作概遇敵大敗之擒其將布琳特穆爾舊作字林又追敗

哈拉固舊作哈刺兀今于烏梁海城而還

秋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凡二千五百人悉召入朝大賚之復命各晉秩一級

丁三十年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夏五月壬子朔日食

命楚王楨相王柏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州蠻林寬作亂陷龍里元寨置長官司今屬貴州守將吳得并乎戰死事開帝以齊讓為平羌將軍

討之既而寬犯新化明初置府後廢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攻平茶明守禦所今廢故勢益熾乃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

副之由黔陽注見前辰溪南辰州府屬進勦二王不臨軍而請餉三十萬帝屢詰責之以讓逗遛不進命

都督楊文充總兵官往代丈未至讓俘寬以獻帝卒誅讓命文討寬餘黨悉平之時貴州水西土酋居

顧成會何福等討之成擊斬數千人必登達適成

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是春會試北士多黜落既廷試諸生上言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皆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

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等故以陋卷呈帝益怒親試策問擢武城

人韓克忠為第一餘皆北士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成邊先是會試榜發泰和宋瑄為第一善

當有犯吾其寬乎既而

考官揭作琮亦遺成

秋八月鴻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

福興及縣民田九成等謀為亂教諭王樸知之言于衛衛發兵捕之次陽平關賊大集逆戰官軍敗賊

遂入畧陽殺知縣呂昌焚歲州殺學正顏敘彬陝蜀番民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軍討之炳

文駐文縣遣將分道追勦未幾福興就擒并獲其黨悉誅之

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遜具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平緬部長刀幹孟叛其境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刀幹孟怒叛入攻騰衝思

倫發走雲南沐春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幹孟遣思倫發還諭春先以兵送之金齒檄幹

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亦曰馬黎共山又名崑崙國在永直南置府又

改州令為宣撫司舊永昌府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寧寨在永昌府南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

急春帥五百騎救之乘夜渡路江亦曰怒江以波濤洶湧故名源出吐蕃西南流經麗江連破二寨幹

孟乞降帝不許既而春平幹孟竟不降何福帥兵討之擒斬幹孟思倫發始歸平緬事在明年

獻三十一年夏五月帝不豫臨朝決事如平時

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平俱聽燕王節制考明太祖實錄是年五月命燕

錄則云是年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王已至進教令歸藩二書一言令王北行一言召王南來俱在是

年五月才盾殊甚蓋成祖實錄所載皆舉兵後之飾辭其後史官遂筆而書之不足為據今依太祖實錄

待書此條以証成祖實錄之長皆類此閏月帝崩

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

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為建文元年